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

分類 大陸體育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80221 版面 四版

在校專修時，多數人未能置身課堂，仍然住在北京，就「函授」吧。只是在天津體院掛了個虛名。稀里糊塗，兩載過去，每人一張大專文憑到手，「文憑發放所」勝利完成了任務。大夥兒今後就算是受過高等教育啦。

有感於此，讓我們再看看其他國家的教練是怎樣產生的。前頭說了義大利，對教練進行了「真刀真槍」的嚴格篩選。再看匈牙利，布達佩斯體院教練系的學制為三年，而優秀運動員必須在師範體育系學習二年之後，方可考入教練系；蘇聯，莫斯科中央體院培養教練員的學制長達五年；在西德，科隆教練員學院學制最短的為一年半；在南斯拉夫，體院畢業生或優秀運動員必須重新考試，進入教練員專業，學習一年後，再由世界第一流的專家作指導，然後才有資格當一名真正的教練。

差的太遠，我們的各大體育院校和師範體育系，壓根兒就沒有什麼教練系這一說。

由於我們無法像體育發達國家那樣對教練員實行制度性的考核，所以我們對一名教練的優劣高低就無從判斷。於是，中國人最簡便的方法也只有認人唯親了。連鎖反應的是，真正有志氣有能力有實力有創造性的新人，因為沒有嚴格的評判考核標準而常常失寵，懷才不遇的新人越來越多，他們的命運由不得自己，沒有在專業上通過辛勤的奮鬥而參與競爭最後顯山露水露水的機會。又於是，他們便無法擺脫那些慣於發號施令者的捉弄，無法以自身的實力去抗禦瞎指揮。這樣一來，一支運動隊，既可能偶然地在一位天才教練的手中創造奇蹟，也可能在一個笨蛋的摧殘中屢遭不幸。

我無法想像，靠一支沒有多少文化的隊伍，怎樣去實現體育強國之夢。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事

強國夢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

有版權 禁轉載
作者 趙瑜

10

中國足球界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文化程度反而比三十多年後的今天要高。像李鳳樓、陳成達、蘇永舜等，都是正牌的大學生，錢允慶是一名有聲望的醫生，年准泗也是一個文化程度高的青年知識分子。你看，隨著這支隊伍文化程度的不斷降低，我們的失敗也越來越離奇：從一九五七年參加世界杯預選賽開始，先是敗給印尼，接著是在首屆新運會上敗給烏拉圭大學生。八十年代後，先後在重大比

雲散。在失敗中的反思往往自覺，在勝利時的反思卻更難些，因此也更可貴。不是麼——現行體育體制降低了中國教練的水準。想想我們足球的戰略戰術吧，五十年代學習匈牙利的W·M陣式，六十年代改學巴西的「四二四」，七十年代又轉而學習荷蘭的全攻全守，到了八十年代更沒譜了，一會兒照搬巴西的攻勢足球，一會兒又推崇義大利的穩守反擊，一會兒又覺得法國的歐

賽中失利於新加坡、紐西蘭、泰國，最後發展到輸給香港。三十年來一直行進在極其曲折痛苦的道路。當然，在今天，高豐文這顆福星所率領的中國隊於黨的十三大期間終於在奧運會外圍賽預選中殺出了亞洲重圍，可這次勝利雖然關鍵卻仍不能使我改變觀點，多少年積累下來的矛盾和問題以及文化素質太低等等決不會因為一場勝利而蕩然無存。

洲拉丁派地道……真是孜孜不倦，偏偏沒有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的國情是什麼？我們的特色是什麼？我們的長處和絕招兒是什麼？怎樣去開創一條扎扎實實的勝利之路？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兩年前，他在中國海壇訓練基地採訪了一場高水平的足球賽。中國隊對匈牙利勁旅維多頓隊。當中國隊以二比〇戰勝對手之後，對方教練吃驚非小，他忍不



▲大陸籃球壇二公尺八寸長的穆鐵柱(右二)結婚了，退休後成為八一籃球隊的教練。他應是「老運動員」。(誌維育體國中自取祥嘉蘇)

和訓練法，就立即按圖索驥地轉用到運動員身上。對手下的運動員每年改他四五次訓練計畫亦不心疼。不過很遺憾，總也不見效。抱怨型。這類教練所制定的訓練計畫似乎比較成套，往往是厚厚的一疊，不幸的是他手下從未出現過優秀的運動員。因為他過份地看重他的訓練計畫，他致力於要編排出所謂世界一流的計畫書，在不見成果的時候，他拍打着手中厚厚的計畫書，大聲抱怨沒有天才的運動員降臨。怨吼型。這是為數最多的一種類型。他們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運動員變成驢馬，在他們「給我頂住！」「堅持！堅持住！」「給我滾！」之類的怨吼聲中，往死裡練。就結了。我的一位朋友，運動員退役後，上完學回來當教練。我對他說，「你千萬別當個『叫練』他同意了。開始也不錯，挺講究方法。事隔半年，我再去訓練場，發現他也在大吼。我知道他又成了一名『叫練』。諸位冷靜些，看看這幾種類型有沒有代表性兒？總的一個特點就是，不科學不清醒。

住問我們的一位國腳：「你們怎麼能踢的這樣好？」這位國腳實話實說：「就是因為沒按教練的部署踢！」這是多麼耐人尋味的一句話呀。各種技戰術的背後是什麼？是完整的體育理論、足球理論，我們缺乏的正是這些。試把中國體育教練分成如下的幾種類型：一、急於求成型。這類教練手下總有一些在運動生命的早期就表現充分的青少年運動員。但這些少年冠軍們一步入成年的行列，便從此一蹶不振。這批人已經深深感到氣力不支，不到二十歲就早早退役了。他們被小馬拉大車式的訓練練垮了。不過，這一類型的教練倒絲毫不為此而擔心，因為他手下又招來了一批新的「小馬」，青少年紀錄的保持者。吃老本型。這類教練曾成功地帶出過一兩名優秀的運動員，從此他們便故步自封了，自譽為頗有經驗了。於是他們總是要求每一個後來者統統都按照從前的那一套方法去練，全不知因人而異，因時而異。老運動員型。這類人數最多。他們的訓練依據僅僅是「從前哥們兒就是這麼練出來的」，其餘渾然不懂。摩登型。這是一類比較「新」的教頭。他們的手上經常翻閱各家體育報刊，一旦發現什麼新的技術



▲這是北京體育學院的門，當今大陸許多體育官員、教練都來自北京。

我總是忘不了蘇聯舉重隊總教練換人的事情。里格爾特，是個非凡的人物。他曾被國際舉重聯合會主席蕭德爾譽為「哪裡出現里格爾特，哪裡就出現新紀錄」。這一點兒也不誇張，偉大的里格爾特曾經橫跨三個級別，創造過六十三次世界紀錄，是二十一屆奧運會金牌得主。他九次奪取歐洲冠軍，六次奪取世界冠軍。但是，蘇聯人看到他自一九八四年接任總教練以來卻辦法不多。擁有四十多萬舉重運動員的蘇聯，其舉重成績在下降，屢屢敗給擁有四千名舉重健兒的保加利亞。一九八六年的世界舉重錦標賽，十個金牌，保加利亞奪走七個，羅馬尼亞弄走一個，蘇聯只得兩枚。里格爾特面對失敗發表一些觀點，卻多是抱怨國內各地不重視後備力量的培養啦，不重視小級別啦等等。然而他的抱怨在蘇聯是站不住腳的。蘇聯的報界評論得好，說里格爾特不善於開動腦筋去研究新的訓練方法，「今天大喊大叫『堅持住！』已經於事無補」。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人通過競選，撤去了雖說是一個偉大的運動員卻不是一個夠格的教練的里格爾特，換上了專家梅德維杰夫。這位新的總教練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曾經擔任過國家隊的總教練，但在當時他幹的並不出色。而下野後他一直在莫斯科中央體育學院舉重教研室深入研究舉重理論並擔任該室主任，著書立說，發表了許多高質量的研究論文，寫過《多年訓練計畫》等著作。這次復出，堪稱是經過了理論和科研的重新武裝。蘇聯報紙評論說，「關鍵不在於更換專家，而在於他們不同的思維」，這話說得多棒。果然，在梅德維杰夫上任後的第二年，即一九八七年世界舉重錦標賽上，蘇聯隊的明顯轉機開始了，與保加利亞的差距迅即縮小一舉打破四項世界紀錄，而保隊卻只打破兩項。